



被遗忘的花园

每一段不愿遗忘的过去，都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[澳] 凯特·莫顿 著

廖素珊 译

The Forgotten Garden

Kate Morton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被遗忘的花园

[澳] 凯特·莫顿 著 廖素珊 译

The Forgotten Garden

Kate Morto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遗忘的花园 / (澳) 凯特·莫顿著 ; 廖素珊译
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 , 2018.11
(读客外国小说文库)
ISBN 978-7-5321-6886-6

I . ①被… II . ①凯… ②廖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澳大利亚—现代 IV . ① I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1302 号

THE FORGOTTEN GARDEN
by Kate Morton
Copyright © Kate Morton, 2008
First published in 2008 by Allen&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&Unwin Pty Ltd, Sydney, Australia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
by Dook Media Group Limited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 ©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经授权,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: 09-2018-829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特邀编辑: 王 品 叶 子
封面设计: 苏 哲

被遗忘的花园

(澳) 凯特·莫顿 著
廖素珊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 18.5印张 字数 406千字

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886-6/I.5495

定价: 6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第一部

1

伦敦，1913

小女孩蹲伏的地方一片漆黑，但她还是听话地乖乖躲好。那位女士叫她等待，说她们还不安全，必须像老鼠般安静无声。小女孩知道这是个游戏，就像捉迷藏。

她在一堆木桶后面倾听着外面的动静，用爸爸教的方法在心里描出一幅画。远远近近的男人们，她猜是那些水手，互相高吼着，粗哑高亢的声音中满是海水的咸味。远处的船号、锡笛、桨声鼓胀着耳膜。更高处，灰色的海鸥呱呱叫嚷，展开的翅膀沐浴着璀璨的阳光。

那位女士一定会回来，她是这么说的，但小女孩希望她快点。她已经等了好久好久，久到太阳都已跨过天际，透过她的新裙子暖暖地照着膝头。她期待听到女士的裙子擦过木制甲板的窸窣声。她的鞋跟敲着地面，很急。她走路总是很急，妈妈从来不会这样。小女孩以那些备受宠爱的孩子的茫然，好奇地想，妈妈会在哪里？她什么时候会来？她也对那位女士感到好奇。她知道她是谁，她听到外婆谈论她。那位女士叫“女作家”，住在庄园远处的小屋里，离迷宫不远。小女孩不应该知道这件事，大人们

禁止她去荆棘密布的迷宫玩耍。妈妈和外婆告诫她，靠近悬崖很危险。但偶尔没有人看到的时候，她喜欢做被禁止的事。

几百粒尘埃在两个木桶间的银色阳光中尽情飞舞。小女孩笑了，女作家、悬崖、迷宫和妈妈离开了她的思绪。她伸出一根手指，试图抓住一粒尘埃，可没等太靠近，尘埃便盘旋着躲开了。她大笑起来。

在她躲藏处下方的吵闹声变了。小女孩听到一阵骚动，狂吼中交织着兴奋。她倾身躲进光影的薄纱中，将脸贴在冰冷的桶面上，用一只眼睛窥视着甲板。

腿、鞋子、衬裙的裙摆裙边匆匆来去。色彩缤纷的纸带轻快地飘动。狡猾的海鸥在甲板上搜寻着碎面包屑。

大船突然侧倾，船腹深处一声呜咽，绵长低沉。震动穿过甲板传到了小女孩的指尖。她惊慌失措地等了片刻，手掌紧贴在身子两侧，屏住呼吸。大船开了，慢慢驶离码头。船号轰鸣，欢呼声、“一路平安”的祝福声如波浪般起伏。他们出发了。去美国，去一个叫纽约的地方，爸爸就是在那里出生的。她有好一阵子听到他们低声说着这件事。妈妈告诉爸爸，他们应该尽快去，不能再拖延下去。

小女孩再次大笑起来。大船像庞大的鲸鱼般灵巧地滑过水面，就像爸爸常念给她听的《白鲸记》中的鲸鱼。爸爸读这类故事时，妈妈并不开心。她总说太吓人，会在小女孩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古怪想法。妈妈这样说时，爸爸总是在妈妈额头上亲吻一下，告诉她，她说得对，他将来会小心一点。但他仍然给小女孩讲大鲸鱼，还有没有眼睛的干瘪老婆婆、孑然一身的女孩，以及横越海洋的长途旅行，都是一本童话书里她最爱的故事。他

说，只要妈妈不知道就好，这是他们的秘密。

小女孩知道他们为什么得瞒着妈妈守住这些秘密。妈妈身体羸弱，自从小女孩出生后就病痛不断。外婆要她做个乖小孩，警告她说如果惹妈妈心烦，就会有恐怖的事情发生，那时一切便是她的错了。小女孩爱妈妈，不想让她悲伤，也不想看到可怕的事情发生，所以她一直守护着秘密。比如那些童话故事，在迷宫附近玩耍，还有爸爸带着她到庄园远处的小屋里拜访女作家。

“啊哈！”她耳边响起一个声音，“找到你啦！”木桶被用力地推开，小女孩在阳光下眯起眼睛，不停地眨着，直到声音的主人挡住强烈的光线。是个大男孩，八九岁的样子，她猜。“你不是萨莉。”他说。

小女孩摇摇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她的名字。这是她和那位女士在玩的游戏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是秘密。”

他的鼻子皱起来，雀斑缩成一团。“为什么？”

她耸耸肩。她不该讲出那位女士的事，爸爸总是这样叮嘱。

“萨莉到底躲到哪里去了？”男孩开始不耐烦起来，东张西望，“我确定她跑来这边了。”

甲板更深处传来笑声、纷乱的脚步声。男孩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。“快点！”他说着已狂奔起来，“她要跑掉了。”

小女孩从木桶后探出头，看他在人群间穿梭，在一片混乱的白色裙裾间展开心急的追捕。

她的脚趾发痒，很想加入他们。但那位女士说过要她乖乖

等待。

男孩愈跑愈远，避开一位给胡子上了蜡的肥胖男人，男人有些不高兴，五官紧缩成一团，好像受惊的螃蟹。

小女孩又大笑出声。

也许，这些都是游戏的一部分。那位女士总是让她觉得是个小孩而不是大人。也许她也在玩。

小女孩偷偷从木桶后溜出，慢慢站起来。已经麻木的左脚一片刺痛。她等了一会儿，让刺痛的感觉过去，看着男孩转过拐角消失不见。

然后，她想也不想，开始追他。脚步重重地踩在地上，胸膛里的心欢欣高唱。

布里斯班，1930

他们最后在拉特罗布高地的福里斯特庄园举办奈儿的生日派对。休原本建议去镇里的新舞厅，但奈儿说话的口吻却像极了她的母亲——她说，他们现在手头并不宽裕，花不必要的钱是愚蠢之举。休最后只好让步，但坚持要她从悉尼订购礼服要用的一款特别的蕾丝。莉儿在去世前跟他提过这件事。她侧过身子，抓紧他的手，让他看附有皮特街地址的报纸广告，告诉他那里的蕾丝非常精致，这对奈儿来说意义重大。这也许很奢侈，但是，等以后时机来了，他们就可以把蕾丝缝到婚纱上。然后，她朝他微笑，仿佛她再次回到十六岁，而他仍旧深爱着她，依然为她痴迷。

那时，莉儿和奈儿已经为生日礼服忙了两个星期。傍晚时分，奈儿从卖报纸的小店回家，喝完茶后，小妹妹们在阳台上慵懒地斗嘴，蚊子在夜晚闷热的空气中凝聚成厚厚的一团，让你觉得你会被嗡嗡声吵到发疯，那时，奈儿会取下她的编织篮，在母亲的病榻旁拉出一把椅子坐下。休有时听得到她们纵声大笑，轻快地讲着卖报小店里发生的事：马克斯·菲茨西蒙斯先生又跟哪个顾客吵架了，布莱克韦尔太太对身体病痛的最新抱怨，南

希·布朗家双胞胎的荒诞行为。他会在门边徘徊，将烟草填入烟斗，听奈儿放低声音，脸上带着愉悦的酡红，倾诉着丹尼说过的话。他承诺他们结婚时会给她买一栋房子，他父亲认为他可以低价买入一辆汽车，还有麦克惠特百货公司里最新型的搅拌机。

休喜欢丹尼。对奈儿来说，没有比他更好的人生伴侣了。他们自从认识之后，便一直形影不离。看他们亲亲密密在一起，会让休想起他和莉儿早年的婚姻生活。他们那时如胶似漆，未来毫无瑕疵地在眼前默默伸展，没有边际。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。他们也曾面临考验，是在女儿们降生前，但他们总能以某种方式和解，继续相亲相爱……

他的烟斗填满了烟草，徘徊不去的借口消失了。休会走开，在前面阳台上找一个静谧的角落，默默坐在黑暗中，或尽量保持心灵的平静，因为他有一屋子吵闹的女儿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容易兴奋。他拿着苍蝇拍坐在窗台旁，以防蚊子过于接近。然后，他会独自循着自己的思绪，思绪往往无可避免地转向他保守多年的秘密。

时候到了，他感觉得到。他长年偷偷隐藏的压力最近开始升高。她快满二十一岁了，是一个准备展开自己人生的成熟女人，订了婚，很快就会结婚。她有权知道真相。

他知道莉儿会说什么，所以他没有告诉她。他不想让莉儿担心，在人生最后的日子还要试图说服他打消念头，就像她过去常常做的那样。

有时候，当休想到坦白时该采用哪些语句时，他发现自己暗自希望这个秘密属于其他女儿。这种时候他会诅咒自己，竟敢承认他最爱奈儿，哪怕是对自己承认。

但奈儿一向很特别，与其他女儿不同。她精力充沛，想象力丰富。他常认为她更像莉儿，但这点当然说不通。

他们在橡木上别上丝带，白色丝带配她的礼服，红色丝带配她的发色。这个古老的木制大厅也许没有镇里新造砖房的时髦和豪华，但也被擦洗得焕然一新。靠近舞台后方，奈儿的四个妹妹特地放了一张摆生日礼物的桌子，上面堆满了东西。几位来自教会的女士一起负责做晚餐，埃塞尔·莫蒂默正在试着弹奏钢琴，战时的浪漫舞曲从她指尖下流泻出来，在大厅中轻快地飘荡回响。

刚开始，年轻男女各自紧张地聚集在墙边，但随着音乐响起，外向活泼的小伙子们壮起胆子，开始向小姐邀舞，然后两两走进舞池。妹妹们渴望不已地看着，最后不得不退入厨房，帮忙将装着三明治的托盘拿到晚餐桌上。

演讲时刻来临时，人们的双颊闪耀着动人的光芒，鞋子因跳舞而稍有磨损。牧师的妻子玛西·麦克唐纳轻敲玻璃杯，于是每个人都转头望向休，他正从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小张纸条，将它摊开。他清了清嗓子，一手抚过梳理整齐的头发。他一向不擅长演讲，总是避免表现得引人注目，以保留自己的意见，乐于让更敢说话的人发表看法。但女儿已经长大，他的责任就是引领她进入社交界。他一直是负责的人，循规蹈矩。大部分时候如此。

码头的同事大叫起哄时，他笑了，然后用手掌托着那张纸，深吸一口气，逐一读出他用小小的黑色字体潦草地在纸上列出的演讲重点：他和奈儿的母亲一直以她为傲；她到来时他们深感幸福；他们非常喜爱丹尼。他说，莉儿去世前得知奈儿和丹尼订婚时特别开心。

提到妻子不久前的过世，休的眼睛顿时感到一阵刺痛，他沉默下来，停顿片刻，让目光来回逡巡在朋友和女儿之间，然后专注地凝视着微笑的奈儿。丹尼正在她耳边低声细语。他的眉间出现一片阴云。大家开始纳闷他是否要宣布什么大事，但时间慢慢流逝，他的表情又放松下来，然后将纸片收进口袋里。他微笑着说，他家也该有另外一个男人了，免得老是阴盛阳衰。

厨房里的女士们行动起来，忙着将茶端给宾客。休闲逛了一会儿，任凭人们走过他，擦着他的身体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大嚷着“做得好，伙计”，也不知谁将一套茶碟塞进他手中。演讲很成功，但他还是无法放松心情。他的心跳慢慢加快，大厅不热，他却汗流浹背。

他当然知道原因。晚上的任务尚未结束。当他注意到奈儿从边门溜走，躲到小阳台上时，他知道机会来了。他清清嗓子，将茶杯放在摆放礼物的桌子上，然后从温暖喧哗的房间走出，进入冰凉的暗夜空气中。

奈儿正站在一棵孤寂的尤加利树的银绿色树干旁。休一度想过，如果整个山脊和两边的峡谷种满尤加利树，一定会构成令人惊诧的景观，满月时满目都是幽灵般的树干。

又来了。他在拖延时间。即使到现在他还想逃避责任，他太懦弱了。

一对黑色蝙蝠默默划过夜空，他走下摇晃的木制阶梯，跨越被露水打湿的草地。

她一定听到了他走近的脚步声，或许她感觉得到。他走近时，她转过身来微笑。

他走到她身旁，纳闷她在凝望哪颗星星，她说，她在思念

妈妈。

她说这话时，休差点流泪。该死，她为什么要在这时提起莉儿？这让他觉得莉儿正在天上看着他，为他即将要做的事愤怒不已。他甚至觉得自己能听到莉儿的细碎声音，他们以往那些老掉牙的争执……

但这是他的想法，他心意已决。整件事毕竟是由他开始的。他以前也许是无意的，但是他让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因此他有责任将事情导回正途。秘密总有一天会被发现，她当然最好是从他这里得知真相。

他执起奈儿的双手，各印上一吻。他握紧她的手，布满老茧的手掌感觉得到她手指的柔软平滑。

他的长女。

她冲他微笑，精致的蕾丝边礼服衬得她全身光芒四射。

他也微笑以对。

然后，他拉她坐到一截橡树树干上，树干平滑苍白，他倾身在她耳边低声细语，将他和她母亲守护了十七年的秘密转述给她。他等着她了然的眼神闪过。但她听懂了他说的故事时，表情骤然转变。他眼看着她的世界颓然崩溃，一直以来，那个作为奈儿的人刹那间消逝无踪。

3

布里斯班，2005

卡珊德拉好几天没离开医院了，尽管医生对她外婆能否清醒过来不抱太大希望。他说，在她这个年纪不太可能，何况她体内的吗啡量也过高。

夜班护士又来了，卡珊德拉因此知道现在不是白天。但她猜不出确切时间。在医院里时间过得浑浑噩噩：大厅的灯总是亮着，一台不知放在何处的电视机总是传出声音，手推车不管何时都在走廊里来来去去，嘎吱作响。这个非常依赖时间表的地方却执意在时间的寻常节奏外运作，令人觉得万分讽刺。

无论如何，卡珊德拉决心等待。她照看奈儿，在奈儿淹没于记忆的海洋中，在早期人生片段里不断起伏时，给予慰藉。想到外婆也许能战胜一切，找到重返现在的路，却发现自己孤零零地飘浮在生命边缘时，卡珊德拉便深感不忍。

护士拿下空袋子，换上装满的输液袋，拨了一下床后一个机器的刻度盘，然后拉直床单。

“她还没喝过任何东西。”卡珊德拉说，她的声音连自己听起来都很陌生，“一整天都没喝。”

护士抬起头，非常惊讶有人跟她说话。她的目光越过眼镜，凝视着卡珊德拉坐的椅子，卡珊德拉的膝盖上搭着一条皱巴巴的蓝绿色医院毛毯。“吓我一大跳，”护士说，“你在这里待了一整天，对不对？也许这样最好，不会太久了。”

卡珊德拉刻意忽略她话中的含意。“我们该给她东西喝吗？她一定渴了。”

护士叠好床单，漫不经心地塞在奈儿纤瘦的手臂下。“她没事。点滴会补充一切。”她检查奈儿的心电图，说话时没有抬头，“你需要的话，走廊尽头有茶具。”

护士离开后，卡珊德拉看见奈儿的眼睛睁开了，正瞪着她。“你是谁？”她用柔弱无力的声音说。

“是我，卡珊德拉。”

她显得慌乱。“我认识你吗？”

医生早就预料到会有这种情况，但这仍旧刺痛了卡珊德拉。“是的，奈儿。”

奈儿盯着她，眼睛呈现朦胧的灰色。她不确定地眨眨眼。“我不记得了……”

“……没事的。”

“我是谁？”

“你叫奈儿·安德鲁，”卡珊德拉握紧她的手，“你九十五岁了，住在帕丁顿的一栋老房子里。”

奈儿的双唇微微颤抖——她专心思索，试图从对方的话中理出头绪。

卡珊德拉从床头柜上抽出一张纸巾，伸过手去轻拭流到奈儿下巴上的口水。“你在拉特罗布高地的古董中心有个摊位，”她

轻声地继续说，“那是你和我的摊位，我们在卖古董。”

“我认识你，”奈儿终于说，“你是莱斯利的女儿。”

卡珊德拉眨眨眼，吃了一惊。在她成长的漫长岁月里，在她搬回来住在奈儿房子楼下小房间的十年里，她们鲜少谈论她的母亲莱斯利。这是她们之间无言的默契，她们各自为了不同的理由，不想重新提起一个宁可淡忘的过去。

奈儿吃了一惊，慌乱的目光扫过卡珊德拉的脸。“那个男孩在哪儿？不在这里，但愿如此。他在这里吗？我不想让他碰我的东西。他会毁了它们。”

卡珊德拉觉得头晕。

“我的东西很珍贵。别让他靠近它们。”

卡珊德拉终于能说出话了，但只是结结巴巴的：“不……不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别担心，奈儿。他不在这里。”

稍后，当外婆再次失去意识时，卡珊德拉对心灵随意抛掷过去片段的残酷本事感到吃惊。为什么在临近人生尽头时，外婆的脑海中萦绕着早就离去的人的声音？这是普遍情况吗？那些就要登上死神沉寂大船的乘客总是会搜寻码头，寻找很久以前就消逝的脸庞吗？

然后卡珊德拉一定是睡着了，因为接下来她发现医院的气氛再次改变。她们被吸入暗夜通道的更深处。走廊的灯光微弱阴暗，沉睡的声音在她身旁环绕。她瘫坐在椅子上，脖子僵硬，脚踝因为盖不到薄毛毯而冰冷。她知道现在很晚了，她也很疲惫。到底是什么将她唤醒？

是奈儿。她的呼吸声很大。她清醒着。卡珊德拉赶紧坐到床